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之十六

宰輔 唐二之五

姚崇

子奕曾孫靖

宋璟

韓休

子浩治洪治治

張九齡

子孫

魏知古

張嘉貞

盧懷慎

子象

李元紘

曾祖榮父道廣

杜暹

父承志

源乾曜

族孫元裕從曾孫洵

裴耀卿

祖晉父守貞兄子餘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貞觀中任揚州都

督崇少倜儻尚氣節嘗爲獵師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

憬藏語以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

筆成章科授濮州叅軍五遷夏官郎中遇契丹擾河北兵幾填

委剖決若流武后賢之超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死後不聞

反逆以前論死得無冤泣言賴天之靈發悟陛下前被告者人咸自誣酷吏以告言爲功號曰羅織雖近臣如張虔勗李安靜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倖之哉今幸凶豎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無反者陛下但得告牒置而弗推若果有端甘坐知而不告之罪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朕爲淫刑主聞卿言始獲真情賜資千金以名同此利元崇命以字行聖曆三年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母老告歸養改相王府長史轉春官尚書張易之囑託不從譖敗司僕卿充靈武道大總管軍還叅誅二張謀論功封梁縣侯實封戶二百后遷上陽宮率百官起居闈朝欣躍獨元之流涕以方違舊主人臣終節中宗出爲亳州刺史竟得免五王禍轉常越許三州睿宗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進中書令密奏太平公主干政請出之東都主大怒請加

罪貶爲中州刺史遷揚州長史爲政簡肅人吏紀德于碑徙同
州先天二年元宗講武新豐密召之至日方獵渭濱與俱馳逐
緩速如旨帝歡甚旣罷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喜曰卿宜遂相
朕元之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陽爲不謝帝怪
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
朕言崇乃進言見弘道錄帝曰朕能行之元之乃頓首謝翌日復拜
舊官新封梁國公實戶百尋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
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但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烏用姦人以沮真教帝善之詔天下凡經國主近戚奏度僧尼
一切澄汰髮而農者除萬二千人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
傾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高力士進曰陛下
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語不應非虛懷納誨之意帝

曰朕任崇以政大事當與決至用郎吏顧不能而煩我耶崇問
乃安益務進賢退不肖輒以已意天下稱治開元四年山東大
蝗崇與詩辭并漢光武詔令請夜間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
因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言蝗是天災自宜德遣
昔劉聰除之不克而害愈甚乃拒御史不應命崇責之曰劉聰
爲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避其境今將
無德而致然乎若水懼乃縱捕得十四萬石議者尙未止帝疑
復問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
啖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
懷慎恐殺蟲多必戾和氣曉以楚王吞蛭叔敖斷蛇故事有禍
一歸於崇蝗害頓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同列多畏威謙退
惟崇佐裁決得專任凡大政事必就咨焉詔以其第遠僻徙寓

四方節華大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中，此何避也？有病遣問。高醫尚食踵視久之，親史趙誨受賕當死，署奏營減帝不悅。崇惶懼，還政引宋璟自代。月餘，帝將幸東都，適太廟屋白壤，帝問璟與蘇頌，皆曰：三年之喪，不宜行幸，天以示教戒也。宜停東巡，廼以問崇，對曰：太廟本隋取符堅故殿，以營本朝因之，木積久，自當蠹壞，廼適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本以闕中歲歉，故幸東都，正以憂人不爲已樂，矧百司供擬已具，請車駕如期行。舊廟雖狹，完孟祭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以申誠敬。大孝之終也。帝喜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疋，詔所司如言。遂東，令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方回再用而薨，年七十二，遣戒薄葬。屏浮屠法，贈揚州大都督，諡文獻。十七年，加贈太子太保。凡三任，相兩兼兵部，尤長吏道。遇天下事舉無疑碍，屯戍斥候士馬儲

械無不諳記際會玄宗雅尊遇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起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及先天末權威干政綱紀大壞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大小吏職請無數移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然資權詭譎與張說有宿憾嘗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欵他日會朝衆趨出崇曳足爲有疾狀帝召問無甚痛乎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以輔臣密相往來恐爲所誤故憂之帝乃出說常薦魏知古及同相趙輕之使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適崇子光祿少卿葵宗正少卿昇在洛頗通饋遺請託知古心憾歸悉以聞帝度必私其子以言動之曰卿子才乎崇揣知帝意荅曰臣子多欲寡慎是必以知古爲臣所薦有事干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罷其

相惟奕少脩謹崇使習知吏道自右千牛平遷太子舍人開元中帝有事五陵以鷹犬從奕奏非禮罷之請治劇授睢陽太守名爲太僕卿至尚書右丞孫閔朔方判官遷侍御史曾孫易字其勤登長慶進士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還諫議大夫常州刺史終夔王傳爲李德裕所厚及貶數僞候不傳時爲厚薄人士稱之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元魏吏部尚書璟少耿介有大節長好學攻文辭第進士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說證魏元忠命廷辯說惶遽將從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徇邪害正以求苟免若緣此受譴芬香多矣倘事不測吾且叩閣力救與子偕死說感其言始以正對俄遷左臺御史中丞有飛書告張昌宗引

相工觀吉凶。璟請窮治后以自歸。爲解璟曰。謀反者無首理。請下吏明國法。臣知言。且有禍。獨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璹遽傳詔。令出璟以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乃許收就獄。俄詔原之。敕請璟謝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張以列卿威居上。璟方居下。二豎諂媚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也。時內寵噀類。不以名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卿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若卿則奴之矣。衆皆默然。璟常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通意。二豎促步前。璟舉笏却揖。由是積怨。欲中傷之。諂按獄揚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諂訊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又辭罪止犯賊。非大事。使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故事。內執法非有大變。故不當副。

計終不行乃遣客伺其就婚行刺復有告者改乘庫車舍他所
不得發俄三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內供
奉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數有請正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
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會韋月將告其穢亂宮掖友坐月將大
逆詔誅死張執奏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諭曰朕謂已誅矣尚
何請環曰以事涉中宮不問恐有後議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環
曰請先誅臣否者終不奉詔乃改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詔
權并州長史轉貝州刺史以河北歲饑拒三思封邑租賦爲所
擠歷杭相二州政尚清毅下無敢犯遷洛州長史睿宗立召爲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玄宗東宮右庶子痛革崔湜
鄭愔典選時戚近干奪之弊一時號稱平允太平公主謀不利
睿駐華光範門伺執政以譏環言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之主

安得異議又請由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究
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京
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往按多窮枝黨械繫充滿久
未能決命按覆其獄惟罪原謀首惡餘數百人並從奏原又遷
雍州長史徙廣州都督誨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堦列肆皆獲安
居召歷刑吏二部尚書兼侍中封廣平郡公俄授開府儀同三
司罷政事開元十七年與張說源乾曜同拜右丞相帝賦三傑
詩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二十年請老許給全
祿退居東都乘輿東幸迎謁道左詔榮王勞問賜以藥餌再三
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爲人風度凝遠敢犯顏諫諍上
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駕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穉擁車
騎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環奏陛下始巡一道

而罪二臣恐轉相飭効。百姓必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謝曰。陛下一怒而貴。以臣言而免。是過歸於上也。姑聽待罪於軫。然後詔還其職。恩威兩得。帝善之。東巡將發。謂曰。爲別經時。宜有嘉謀。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手制。褒荅書所進言於座右。出入觀省。鑒誠終身。其見重如此。入朝。遣內侍楊思勗迎迓。未嘗交一言。思勗自負貴幸。入訴帝爲嗟。重廣人爲立遺愛碑。頌自言。頌所以傳德載功。臣治不足紀。特以臣當國。故爲溢辭。今欲正諸謬。請自臣始。詔許停之。嘗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美稱。及佳邑。封上奏言。風人均養七子。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鴈鳩之義。遂不奉詔。日食素服。避殿。景奏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切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固圉。不擾兵甲。不瀆官無苛治。軍不

輕進此所謂脩刑若能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帝嘉納其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朝集使將還多有改轉請一切禁絕僥求之路并發使禁斷惡錢分道檢括銷毀聖曆後突厥默啜自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蕃使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顧上方喜功恐後于寵利矜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武衛郎將靈佺悲憤而死張嘉貞每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嘗失聲歎息當時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其不賞邊臣與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又同一軌轍故唐三百年任輔弼者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焉其後天寶之亂率如所料可謂先見矣六子皆酣酒黷貨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渚諫議大夫平原太守恕都官郎中相次流貶廢平之業遂衰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叅軍伯大敏武后時爲鳳閣舍人命鞠梁州都督李行褒獄后以近屬方切掃除大敏明證其誣卒與同死休少工文辭始應制舉授桃林丞玄宗在東宮得條對國政賜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以近東西京乘輿經行芻牧旁午請均賦他郡宰相不許休執論訖如所請母喪服除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意休柔而易制薦其志行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是臨事多所析正遂與嵩不協性尤方直不以進趨爲務上將治萬年尉李美玉小過放之嶺南爭以尉小官犯何足較若金吾崔伯獻恃恩貪戾第宅與馬僭踰法度請先治伯獻後及美玉帝不許休不奉詔宋璟聞之以爲仁者之勇論復峭鯁遇有時

政闕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有過差必問左右韓休知否已而諫疏輒至以後嘗引鑒自照默然不樂左右因獻誦諛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親雖瘡天下必肥尚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臥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休爲社稷計耳其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罷爲工部尚書越四年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加贈太子太師七子長浩萬年主簿次洽洪沅滉皆有學尚風韻克踵家規洪善與人交節義藉甚山庫部員外郎爲華州長史生四子渾大理司直後遭祿山亂同奔行在悉被擒害肅宗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少卿沅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滉宰相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避難江南乾

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謀
議大夫數上章言治亂擢知制誥晏被罪後錢穀久無統紀堤
田戶部侍郎判度支請天下銅鉛鐵冶悉隸鹽鐵使罷江淮七
監鑄錢開商州紅崖冶卽山採銅復洛源廢監置十鎰鑄之歲
得錢七萬二千緡復罷省胥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
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坐元載楊炎
累貶蜀州刺史郃州司戶典元初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加
御史大夫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張九齡字子壽曾祖君政爲韶州別駕因家曲江高祖公謹祖
宗振父弘愈九齡幼聰敏七歲知屬文十三獻書刺史王方慶
大嗟賞之許能致遠父喪哀毀延中木生連理張說謫嶺南一
見厚遇與通譜系擢進士調校書郎又中道侔伊呂科爲左拾

遺上書玄宗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自古紀統之主必
行郊配以敬天命報所受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
報考之經義或有未通矧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外裔內附兵革
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訓願迎日至之辰升紫壇陳采席聖
朝之典舉無遺墜俄遷左補闕以裁鑒推與拾遺趙冬曦考定
吏部拔萃號稱平允改司勳員外郎說時爲相欣與知已重加
依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尋封曲江縣男侍從東封攝官升壇
超階五品當草詔時勸說曰官爵天下公器先德後勞今登封
告成千載殊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恐四方失望
公宜審計說不聽又勸以宇文融新用事辨給多詐不可以忽
說不爲然俄爲融所詆罷亦改太常少卿尋陞冀州刺史以母
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說嘗薦其才堪

任內職備顧問名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命草詔賜渤海選
工部侍郎知制誥數求歸養擢弟九皋九章嶺南刺史代以省
親母喪哀毀不勝固辭起復不許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脩
國史踰年遷中書令帝問欲用李林甫爲相對以宰相繫國安
危陛下今日相之切恐異日爲廟社之憂又問范陽節度張守
珪斬可突單于有功欲用爲侍中對以侍中要職有其人然後
授不可以爲賞功之具帝謂假其名若何曰名器不可假有如
平東北二敵陛下何以加之及林甫柄用自愧無學術忌其文
行爲帝所知復引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堅執不可曰
尚書古納言本朝多用舊相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
今以河湟末品使班常伯天下謂何又欲賜實封執曰唐遵漢
法非功不封若邊將積穀繕器械特常職耳賞之金帛爲可裂地

不宜帝侵語莫是嫌其荒遠頓首自言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待罪仙客目不知書臣實恥之帝不悅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乃不堪尚書耶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奏旨內懼因所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荷効川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庸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若寢疎薄之罷其政事以所薦長安尉周子諒爲御史劾仙客語援讖書帝怒坐失舉貶荊州長史不戚戚嬰抱惟以文史自娛久之進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生平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帝雖以忤旨逐之然終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風度得如張九齡不遇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具弘道錄居常諤諤有大臣節遇事無細大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堅執

不可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告以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
此曰房幄安有外言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之世太子無
患祿山初爲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私語裴光庭曰亂幽州
者必此雛也後敗於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署其狀曰穢直
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官殯使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
容免死帝不許又奏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
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枉害忠良時帝念乖忤不願以
守珪所進突厥罕于驍勇賜姓名史思明又能楊玄琰女此三
禍本起於一時自愧緘默不能伸其直道帝後在蜀追思其忠
爲泣下因遣使致祭厚卹其家天下惟稱曲江公不敢以名建
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有集二十卷與嚴挺之袁仁
敬梁昇卿盧怡友善世稱其交能有始終子拯有節行居父喪

哀毀爲伊闕令不受僞命擢太子贊善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
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

間曰崇以救時日之始旦景以守正中天光焰貌瘦忽驚
翳微薄生亦旣傾止金鑑攸啓四臣大意一帝終始

魏知古涿州陸澤人性方直有雅才擢進士除著作郎兼脩國
史長安中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兼容宗藩府司馬神龍初擢
吏部侍郎母喪服除起爲晉州刺史卽位拜黃門侍郎薦洹水
令呂太一功曹齊澣騎曹柳澤有聞于時景雲二年遷右散騎
常侍諫造金仙玉真二觀不納頃之又諫自陛下戡剪凶逆保
定大器蒼生顛顛以望新政今風教日頽府藏空竭人力勞敝
營作無涯吏員寢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常至二千前水後
旱五穀不生又突厥爲患遣使請婚講親際會窺犯亭鄯朝廷

何以防賑帝嘉其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昇儲兼左庶子卽位加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翼手制褒荅賜物五十段開元元年封梁國公實戶二百以發寶懷貞姦謀更加百戶彩段五百旌其著節及領東都選又薦密尉宋逢補闕袁暉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爲名臣上問其稱職優詔賜襲衣改官名爲黃門監上屢有顧問寵荅甚厚尋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卒年六十九贈幽州都督諡曰忠生平負知人之鑒宋璟嘆以兼子產遺愛叔向遺直初不爲過有文集七卷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

張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河東郡永家蒲州爲裔氏人嘉貞舉五經補平鄉尉長安中河東採訪使張循憲召見詢以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令草奏皆意所未及奏

上武后稱其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之。后曰朕寧無一官耶。名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見其儀表秀偉。奏對侃侃。異之。因奏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儀。陛下過聽。引對。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后曰善。遂命撤簾。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諫其得人。嘉貞効用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悉爲詳處。不問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尚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加慰勞。因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同報效。死且無恨。帝嘉其友愛。徙爲忻州刺史。突厥九姓內屬。維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有告其奢僭及賄賂者。按之無狀。當反坐。辭曰國家兵貨皆在邊。鄰今告者一不當。卽

罪之臣恐沮塞言路爲未來之患願恕之天子以爲不諱已過更嘉其忠且許以相因奏昔馬周起徒步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恐後漸衰無能爲也帝曰第往行名卿及宋璟等罷帝果欲名用而忘其名夜且半因問裴疏得嘉貞所獻卽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數月遷中書令張說乃先輩位反居下常不平之居位三年善於敷奏敏于裁決然性彊躁自用論者恨其不寬裕帝幸東都問洛陽節王鈞受賊詔杖之朝堂嘉貞常令繕第畏其汗鱗促有司速斃以滅口復希權幸意加姜皎杖而死及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又授皎比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尚在八議往不可咎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而

不悅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非可長保若一例無別正恐或及吾輩奈何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未幾嘉祐拜左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賄聞得貶說誅嘉貞素服待罪母輒入謁因出爲蘭州刺史遂代其處嘉貞大悔踰年入爲戶部尚書除益州長史判都督事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刺史復入爲工部尚書轉定州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行日帝賦詩百官祖道久之疾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恭肅爲人性疏簡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所汲引舍人苗延嗣呂太一員外郎良嘉靜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時稱四俊其始入中書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果爲令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相國未死豈憂饑寒苟若譴去田產亦何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祗

爲不肖子酒色之費而已晚歲生子延賞初名寶符卒後十餘年京尹韓朝宗言於帝取賞延于世之義賜名延賞嘉祐亦有幹畧貶浦陽府折衝後爲相州刺史經三考終左金吾將軍虛懷慎本范陽著姓祖悲仕滑州靈昌令遂爲縣人懷慎童弗不凡父友韓思彥爲察官器之第進士歷監察并侍御史中宗朝上陽宮諫以宜遵內朝卒溫清省出入遷右臺中丞疏陳時政急務北來州牧上佐并兩畿令遠或一二歲近三五月卽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企踵何暇爲陛下宜風樞人哉禮義不興戶口益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此之由人知吏任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轉不逾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僥幸路啓上下相蒙請自今任未四考不得遷遷若治有尤異加賜車旂祿秩璽書勞問須公卿關

則擢之以勵能者。又京師員外官多不親案牘。空尸祿位。滯其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在其力。雖皆一時良幹。自古未見其然。請自今遷授四方。使之宣力。責以治狀。則賢不肖。確然殊貫。又內外官犯贓賂。濫刑。雖坐流黜。俄而牽復任。以江淮嶺嶺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無悛心。請自今削跡簪裾。不許收齒。以彰旌別淑慝之誼。疏奏不報。累遷黃門侍郎。封漁陽縣伯。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憲司按劾薛王舅王仙童貪暴。王爲中列詔覆實。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何人可信。獄遂決。帝方駕用姚崇。自以才能吏道多所不及。每事必先推讓。咸不敢專。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崇。卿得坐鎮雅俗。爾無何崇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

滄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滄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滄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可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滄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以故當時見者。或譏懷慎爲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書。以疾乞歸。數日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帝聞嗟嘆。再三遣使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納之。生平清約。自處產業。寡營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雖居貴顯。妻子尚多匱乏。所得祿賜。隨散故人親戚。無所吝惜。奉身之具。布袍故綈。晏如也。璟與從愿嘗往候疾。進至臥所。見其門不施箔。風雨輒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餐。蒸菽兩器。菜數桮而已。臨別執手。囑以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愉人乘間而進。公第志之。後果如言。博士張星言其忠清直道。始終無虧。不加優錫。無以勸善。

乃下制賜其家物段米粟帝幸東都還校獵鄆杜整其家項堵
畢晒馳使下問適值大祥卽命罷獵以緣帛賜之停蹕慕道見
碑表未立泣然流涕詔中書蘇頌爲文帝御書官爲樹立二子
奐早脩整有清白稱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
元二十四年帝幸臨嘉其美政就廳事題贊曰專城之重分陝
之雄亦旣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
郎天寶初爲晉陵太守轉南海郡汙吏歛手中人市舶一不敢
干汙風不變與宋璟裴仙先李朝隱四人克著清節迄今血食
終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丞

李元絃字大綱先居滑州占籍萬年本姓丙氏曾祖榮隋屯衛
大將軍煬帝使督京西盜賊善撫循能得士與高祖厚善兵興
歸附授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國姓至左監門大將軍年八十餘

李德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封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
澤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蒙
援賴以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殷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
金城縣侯卒贈泰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爲雍州司戶
叅軍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竟還之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
判大畧其尾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捏好畧令遷潤州司馬悉
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再遷京兆尹詔決三
輔渠盡還侯主權家壅占分溉下田民賴其惠歷工兵吏三部
侍郎十三年加中大夫薦轉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時政得失
上悅其言賜襲衣彩絹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清水縣
男嘗遇端午宴武成殿特賜紫服金魚羣臣罕比時議廢京師
職田置屯田奏謂軍國不同中外異制本以耕棄地省饋運實

軍糧今百官所置區方不一既弗可聚百姓私田皆力自耕又不可取若令內地爲屯公私相易必致調發丁夫廢民業虧國賦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又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太宗於禁中置史館所以祕嚴之也今以一代大典付之私家脩葺散在數處分列無常請勸還庶子吳兢學士張說以書就館叅會撰錄庶幾典冊有憑舊章不墜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爭辨帝不憚皆罷以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加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既再世宰相益勵清節峻崖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當國累年未嘗收泊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歎美以爲引宋遙之美才黜劉晃之貪冒貴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何以加諸

杜延州潁陽人五世同居父承志爲監察御史武后命按懷
州刺史李文暉時以皇屬爲人所告驗其無實由之竟不免承
志生貶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懼禍移疾後卒于家過尤恭
謹弱冠自誓不受親友贈遺奉以終身擢明經補葵州叅軍秩
滿歸受祿百石以比昔人一錢依轉鄆縣尉清節益顯華州司
馬楊孚公正士也每相咨重會孚遷大理正以狀薦於執政擢
遷評事遷監察御史使往磧西覆屯因詔按安西都護郭虔瓘
與西突厥鎮守劉遐慶互訟還入突騎施帳寃索左驗遺之以
金固辭不獲權受埋幕下還日移文界取之由驚虔瓘追不及
去遷給事中母喪免或言敵伏其清今猶思慕乃奪服拜黃門
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發覺于闐王尉遲終陰約突厥及
諸蕃國圖爲叛以計用兵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

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冀夏所樂
開元十四年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之日賜
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俄與李元紘不睦罷爲荊州長史歷魏
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令扈蹕還京車駕復東
爲京城留守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將役不少懈帝聞嘉
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卒年六十餘上甚悼惜
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內出絹三百匹以賜贈右丞相爲人事
繼母盡禮弟昱有恩然寡學術每當議論詞涉淺近惟以公清
勤儉爲已任時亦矯情爲之子孝友素遵儉約凡所賻贈皆拒
不受初諡貞肅右司劉同升都官韋廉以爲未盡更諡貞孝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爲司
刑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起進士年四十餘神龍中爲殿中侍

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請復公卿百官上已九
日宴射之禮尋出爲梁州都督在職公清有吏幹開元初劾王
府僚犯法上敕左右爲王求才太常姜皎薦之名見神氣爽激
占對有序帝悅擢少府少監兼劾王府長史尋遷戶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未幾轉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踰月
而罷帝東幸爲京兆尹留居守凡三年治尚寬簡咸如始至嘗
有仗內白鷹絰榛以死吏懼得罪輒自劾帝遂不問衆服其有
智八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而
後又反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有三息請出其二補外詔以河
南叅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紫爲鄭縣尉自是文武官視以爲
例凡出補百餘人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從議者言稍加崇
興與說並賜實戶三百宰相堂封自此始東封還轉左丞相遷

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以老疾卒輟朝二日贈幽州大都督生
平性謹重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同列相處每事皆推
讓未嘗廷議可否晚節更唯唯務爲寬平惇大故鮮咎悔後姜
皎爲嘉貞所排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
清愿撫諸弟友義歷陞中書舍人剛定開元新格爲尚書左丞
遷除鄭州刺史人稱良吏卒于官子洧以雅睦保家士友推
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祿山卒
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之裔祖睿隋
末爲淮南司戶叅軍以仁愛得民郡人楊林田瓚等亂叔吏多
死約其屬無敢害貞觀中官至鄧令父守貞早孤母喪毀癯養
寡姊及諸甥謹甚已與妻子惡食不瞻人推有義登進士調乾

封尉轉太常博士善於容典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禮
奏言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射之
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
至奠玉酌獻而已若必於親射以前一日則早於事至日又晚
不逮恐不可行并言舊禮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立以須樂闋
乃坐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匪厥
功不應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討按故事恤典適宜天
授中爲司府丞推嚴詔獄全免數十姓不合后旨出爲汴州司
馬遷累成州刺史不務威嚴吏民懷之徙寧州送者填塞卒贈
戶部尚書守貞子六人皆有志行長子餘事繼母孝家閭友愛
申明經補鄆縣尉同時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
顯長史陳崇業以爲蘭菊異芬木可優劣景龍中擢左臺監察

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司農卿趙履溫倚宗楚客勢
奏爲奴婢充賜口子餘爭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又子孫可
抑爲賤乎卒不行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官旣清嚴政復惠裕
人多稱之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謚貞孝耀卿數歲能文擢童子
科授祕書正字爲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備府
中顧問號學直卽位遷國子簡開元初轉長安令民厭苦配戶
和市乃更坐買贖給以直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去日人思詠之
擢濟州刺史地廣而戶寡當東封走集奏置三梁十鄂科歛均
省稱知頓最大水壞河防躬設作役未訖詔徙宣州懼功不成
弗卽宣伺隙成始去濟人感之爲立碑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
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命持帛賜立功奚官自度寇
境先與爲期而分道給之一口遂畢室韋聞之果來襲則已還

矣其冬遷京兆尹會秋雨害稼帝問所以救人者對曰京師天下大本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時祿原常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川度淺廣運增數倍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之食雖水旱不足憂矣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費益爲營窖關廣河道從都至陝幾陸爲水又河南租船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東西河口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陝旁河倉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然後官自輓載分入河洛三門是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帝然其計拜貴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始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不爲羨納邀功敕歸有司以備和市遷侍中二十四年封趙城縣侯上言朝廷凡大暑尚免

決杖近夷州刺史楊濟雖以賊抵死然係雜犯杖流古州事太
逼辱又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遷河西隴右節度使令經畧
吐蕃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耀卿言嘉運非憂國者苟不易
帥宜嚴詔以督其行帝乃促遣之卒無功天寶初歷左右僕射
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

而曰風以景從塵塵清忠才胡可冒舟方穩棹無忝官箴
有圖世道

弘簡錄卷之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六

李林甫 楊國忠 陳希烈 宇文融 裴光庭 子

孫均

蕭

蕭 祖約子華從父副業

牛仙客

李適之

子

韋見素 子

崔

李

麟

房

昭

崔

渙

文融

李林甫小字哥奴宗室叔良曾孫祖孝斌父思晦林甫幼善音

律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遷太子中允爲求司門郎中源

乾曜不與轉爲諭德歷國子司業宇文融引爲御史中丞遷吏

部侍郎遇武惠妃專寵子壽王愛幸傾心願護爲萬歲計妃德

之會裴光庭卒夫人三思之女私於林甫高力士又出其家武

氏祈哀請以代夫相位力士未敢發探知將用韓休冒爲林甫
功休故重德之屢薦其有宰相才妃又陰爲助力拜黃門侍郎
素以柔佞狡猾能伺人主意百計偵上動靜皆預知之凡經答
奏動必稱旨眷遇日隆開元二十三年進爲禮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皇太子并鄂光二王皆以母失愛帝欲廢之張九齡
切諫帝不悅甫惘然而退私語中貴人曰此天子家事何與外
人上幸東都欲還裴耀卿言農圃未畢請須冬盡甫又陽蹇獨
後伺間曰二都本東西宮車駕往幸何用待時帝悅卽返長安
其便佞迎合類此每嫉持正論必陰害之帝欲進牛仙客實封
與九齡面約當極論已而嘿退故漏其言明日仙客見帝泣且
辭帝遂欲命兼尚書乃言天子用人何拘于例帝以爲能讓賢
益疏薄九齡而專任之會九齡所善嚴挺之出前妻更嫁蔚州

刺史王元琰坐贓救免上遂疑其有黨與耀卿俱罷政事公卿皆爲戰慄甫嘗笑自得卽日代爲中書令充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因用其言殺三皇子天下方以爲寃大理卿徐嶠誣奏獄空帝推功封爲晉國公又數稱壽王年已成長勸上定儲上乃自立忠王林甫懼非已謀恐貽後患巧求陰事以傾太子引妃兄韋堅居要職示結恩信潛令楊慎矜伺其隙會上元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奏聞上大怒黜堅免妃又忌慎矜權位漸盛復引王鉷託以心腹希意誣奏慎矜族之復結楊國忠屢起大獄殺太子良娣父杜有鄰出良娣爲庶人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入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河西王忠嗣擁兵欲佐太子上知其妄語以吾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徙忠嗣漢陽太守遂以林甫兼領隴右河西節度使轉吏部尚書改官名爲

右相停節度使進光祿大夫左僕射又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
封三百戶恩渥彌隆中人宣賜御府膳羞遠方珍味道路相望
每食必分所甘歲貢輦致其第從幸華清給御馬武士百人女
樂二部上以在位久倦於萬機恆厭接對大臣以爲拘檢難徇
私自得藉林甫一意贊成恣行淫樂帷席無別不以爲恥京城
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復賜薛王城東別墅林亭幽邃甲於
都邑天下珍玩不可勝紀自來未有其比天寶十載加領安西
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兼單于副大都護尋以朔方副使李獻忠
叛復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自來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
力忠孝有才略亦不專委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近時多任爲
相林甫欲杜其源奏云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蕃人善戰
有勇若惡其黨援卽舉寒族帝以爲然乃用思順領使而擢祿

山高仙芝哥舒翰皆任大將。利其不識文字。無因知政也。以後
祿山得專三道勁兵亂階。始此初以國忠才劣不之忌。及權位
漸傾。奏請兼領劔南。促赴本鎮。帝勉強依奏。送行詩末句寓入
相之意。心尤不悅。時甫已病困。不得已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
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登降聖閣。令出臥中庭。遙慰之。國忠名
還入。謁拜牀下。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爲
人性陰密。崖岸深阻。忍於誅殺。喜怒不見。初若易親。卒莫可測。
公卿不由其門。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厮養下賤。亟爲引重。用王
鉉吉溫羅希奭爲爪牙。以鉗制內外。縉紳爲之累息。所居偃月
堂。每深思詭計。排搆中傷。若喜而此。卽其家碎矣。子岫常憂禍
及。泣涕諫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甫不樂曰。勢已然。奈何。自
此日夜懼刺。出入先驅呵衛。金吾清道。所居重關複壁。絳版甃

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尤無學術。發言鄙陋。閱選人嚴迴判語。不識扶杜二字。賀舅子姜夔誕育云。有弄麀之慶。侍郎常陟聞之。竊笑。惟苑咸郭慎微闢茸代掌書記。有旨天下士挾一藝者。得詣闕。恐斥已過。建言草茅狂瞽。瀆亂聖聽。請悉尚書省試。凡以文名及才譽稱者。皆抑遠之。無一中程。反賀野無遺才。帝嘗稱兵部侍郎盧絢醞藉詭名。其子誑語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當請老絢懼從之。其條理衆務。中外遷除。持以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門仕進。故小小綱目不甚紊亂。人亦憚服之。居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咸寧守趙奉章數其罪狀二十餘條。反坐妖言決殺。諫官杜璉上書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復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代馬乎。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輒斥去。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

諫諍路絕晚年尤近嬖佞侍盈房兼以頑童至不相辨子女
各二十五岫將作監礪司儲郎中與太常少卿增張博濟鴻臚
少卿鄭平戶部員外郎杜位右補闕楊齊宣諫議大夫元摛京
府戶曹國忠因素憾乘其未葬諷祿山入朝告與叛將阿布思
約爲父子同構異謀楊齊宣亦奏其詛厭帝怒詔奪官爵斷棺
別取所賜祕器珠玉就其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諸子
悉流嶺南後帝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論及林甫妒
賢嫉能舉無比者對曰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
大赦子孫不原

楊師忠貴妃從祖兄父珣母張氏仰易之妹少無學術寡拘檢
嗜酒飲博數旬貸于人不少爲姻族所齒發憤從軍以屯優爲新
都尉罷去益困蜀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令護視

其家遂與姝通卽號國夫人哀其貨至成都榜蒲盡輒又亡去
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節度使章仇兼瓊與林甫不平
聞楊氏有寵思以結之仲通因言國忠可使兼瓊覩其幹貌頗
峻利口辨給大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之長安將行遺以蜀貨
百萬轉餽權倖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力也諸楊
日爲延譽得名見擢金吾兵曹叅軍旄牧判官使專主蒔簿計
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以爲才遷監察御史林甫見其搏斂可
用倚使按劾慘心峭詆譴被誅者百有餘族度可以危太子
者皆先意陷之諸姝居中用事帝有所好惡探知其徵信以爲
能不淹歲命爲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領水陸運司農出納錢
物內中市買名募劍南健兒并鑄錢租庸等十五使進給事中
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紅腐不堪請在

所出滯積變耗又悉天下義倉及丁和地課易布帛皆充禁
藏玄宗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而賜金紫擢太府卿弟兄皆
列榮戟彌跨都邑一時權傾中外吉溫又陳移奪執政之策誣
逐林甫所厚京尹蕭昊中丞宋渾復忌王鉷勢在已右構死卽
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引與林甫交私之狀牽連左逮必使帝
厭惡而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欲討之以索德仲通
薦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戰于瀘川舉軍覆沒爲匿其敗使白
衣領職因請自領劍南節度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
引其黨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以爲叅佐帝再幸左藏
仲犀等言有鳳集通訓門值庫西詔改爲鳳門進仲犀殿中
侍御史國忠御史大夫引仲通代已京兆尹使司馬李宓率師
七萬復討南詔鳳土不便物故十九所損凡二十萬皆中國利

兵人銜冤辨無敢言者自恥無功欲解於帝乃請赴鎮外示憂
邊實杜言路以掩其敗辭日泣訴爲林甫中傷妃又切言帝諭
以到蜀處分軍事相指待卿及幸華清驛騎追還以代林甫擢
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崇玄館二大學士監修國史又兼
太清太微宮使大得帝意乃窮摘林甫姦事碎其家賞功封魏
國公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建罷長
名榜於銓日卽定留放盡廢故時選格式令創爲押例無賢不
肖用選深者補官牒文謬缺輒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故事兵
吏二部選分案注擬三銓三注三喲自春及夏乃訖復引過門
下侍中給事按閱有不可黜之及是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
官尚書省注唱一日而畢以夸駭天下耳目召左相陳希烈於
坐問給事中旁侍云已對注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

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諏選者立碑頌德詔許仲
通爲文帝爲易數字以黃金識之然資格紛謬無復綱序明年
注復於私第大集選人時號國新寡居宜陽坊左國忠在其
南復道相過白臺禁還趣號第郎官御史皆隨或時並轡入朝
揮鞭自笑施施若禽獸不以爲異補官曰諸楊輒帷而靴士有
醜貌醜儀者笑之聲聞于外士夫往往訴恥以爲駭稱每歲幸
華清諸楊湯沐館在宮東門之南連蔓相照帝一臨幸必徧五
家賞賚不可貲計出有賜口錢路返有勞曰軟脚遠近饋遺闔
侍歌兒狗馬金貝踵躡其門俄拜司空進封衛國公食邑三百
戶所領凡四十餘使其度支選事尤叢蟬第署一字猶不能盡
故吏得輕重顯求賕賂無所顧忌性復疏佚捷給磴磴處決自
任不疑盛氣驕慢公卿以下輒指氣使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

督勾剝相基已曲爲諂佞專徇上所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
事邊應調兵食取慣習惡吏任之須索快成其手不能一一省
視帝憂大雨敗稼擇善禾以進云雨不爲殃怒扶風守房琯上
災異遣御史按之無敢復聞于喧舉明經當黜詎曰生子不富
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侍郎達奚珣大驚移置高第未幾
與珣同列矜吒官不早達往時遣戍瀘南餉路險遠多不能還
特免勦戶以寵戰功至是令先取勦家又凡募法願奮者籍之
國忠歲遣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名貧弱者密
械送之亡者以送役頂代以故人人思亂祿山遙領內外閑廐
國忠疏發其反狀帝疑爲姍嫉不信祿山逆節雖萌自以帝遇
之厚尚不忍發欲伺帝萬歲後乃令其黨吉溫兼京畿採訪使
訥察朝廷動靜國忠惡不爲已下故激怒之幸其早變以取信

於帝使門客何盈、蹇昂刺求祿山陰事。今李峴聞邸第捕李迢、安岱等殺之。貶溫、合浦令。祿山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坐貶國忠。建言請加祿山平章事，追入輔政，用賈循、呂知誨代領范陽、平盧、楊光弼領河東，祿山惶懼，遂反。帝聞變，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國忠大懼，謂其姉妹曰：「太子監國，吾屬併命矣。」因聚泣請止之。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距京師近利在，按兵守險，不宜出攻。國忠慮賊以誅已爲名，恐其反噬，乃從中怗使翰不獲已，遂敗。時賊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梁宋，南不過許鄆，尚可固守。峭崿則因逆之勢，不討自隳。國忠以先帥劔南豫置腹心爲自完計，乃勸帝幸蜀。翌晨出延秋門，羣臣尚不知進次。馬嵬將士饑疲不進，親將陳玄禮名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在守。使若等至此，豈非國忠耶？」衆曰：「怨恨久矣。」遂効死。合

而擒之爭毀其肉且盡髮首以徇併子暄眈眈睇及其黨悉誅
之轉以上聞言國忠構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臣等爲社稷
計謹以詩死帝曰朕識之不早近亦覺悟汝等能誅之將醢爵
賞何至言耶國忠本名釗以應圖識帝爲改今名

陳希烈宋州人博學攻文章尤深玄理會上佇思老易令進講
禁中章分句解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累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
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誤述多助成之李林
甫知上耽待又喜其和裕易制乃引爲門下侍郎同知政事相
得甚歡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旨上
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第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旣悟其
術而德充詎無非常之應哉臣頓首稽首陛下攝精於內神運
於外必有絕瑞表之而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宣示國史官顯

著祥瑞擢熙無窮其綸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穎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名改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進封許國公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作時林甫居位久天下威權盡歸於已賴其左右唱和益能自固然台司機務始終不敢參決但唯諾曲承或遇不暢羣司要職悉走林甫之門臺省爲空希烈雖坐府卒無入謁謁亦無所言以爲常後爲楊國忠所忌自托引避因薦韋見素代已罷爲太子太師內懷快望忽忽無所適祿山僭僞與遠奚珣並爲左右相論當斬肅宗以上皇善賜死于家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璆裔孫祖節明習法令貞觀中爲尚書右丞謹幹自將不聽請謁太宗養絹二百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坐善房遺愛貶桂州司馬卒

父嶠萊州長史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縣簿京尹源
乾曜孟溫皆賢其人厚爲禮待俄拜監察御史時以內外具僚
盡食府庫國用漸竭又天下承平人庶欺蔽戶版僞隱詭脫徭
賦州縣莫能革融陳便宜請收匿戶羨田以佐用度玄宗納之
創爲覆田勸農使使鉤檢符帳初得僞勦亡丁甚衆擢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
二十九人爲十道勸農判官並攝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
徠戶口而分業之凡收諸道羨戶八十萬曰亦稱是歲終餘羨
錢數百萬帝悅引拜御史中丞兼租地安輯戶口使爲人神
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帝
意向之宰相源乾曜舍人陸堅贊成其事集羣臣議畏其恩勢
莫敢有異獨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謂聚人阡陌以勾剝爲務州

縣懼罪者多微逃亡鄰保村落都不謀生至如澄源止沸咸由
君上貶爲盈川尉戶部侍郎楊瑒又言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
不酬失亦坐左遷融乃自請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
後上臺省所過言見高年宣上恩旨還言民感其惠咸泣涕稱
爲父母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勸官司
勸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趙刈獲流
亡新歸各分官棉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
須挾名然天下希望旨意不能無擾或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
客頗脫不止宰相張說惡之每事沮抑會封泰山還融以選限
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詔與蘓頌韋抗盧從愿徐堅崔琳崔沔
賈會王丘韋虛心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說又屢卻其選
融怒廷劾罷說融亦出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卽詔領宣撫

使俄權汴州刺史請決河南北渠溝隄堰墾九河故地爲稻田
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典役紛然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
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薦宋璟爲右
相裴耀卿戶部許景先工部皆侍郎時稱知人素性下急少所
推下既得位以天下自任語人曰使吾居此數月海內必無事
諷御史李宙劾信安王韓節度朔方權任太重韓密知因玉真
公主高力士言上翌日奏入上怒罷融汝州刺史居位凡百日
去帝以錢穀不治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旣罪之自此
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乃使有司劾其在位時多
引故人賓客晨夕飲譁交遊不逞專作威福貶爲平樂尉司農
又發在汴州時隱官息錢下命給事馮紹烈推證詔流巖州
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慙上道卒帝猶思其

舊功贈台州刺史秘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恐有譖寢失其職。皆自融始。以後言利者接踵而起。此馮子審擢進士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式。以銅爲規。度其長短。齊其巨細。迄今從之。俄除嶺南監決處置使。楊國忠俾殺嶺外流人得活者。獨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卅日嗟嗟羣豎競起。若流內媚淫。心外鼓邪謀。悅色嗜利。必以亡周原情定罪。與叛者侔。

裴光庭字述城。父行儉。卒時年幼。母庠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坐武三思壻貶郢州司馬。開元中六遷右率府中郎。轉司門員外兵部郎中。性靜默。寡交遊。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會。有事岱宗。張說恐京師空虛。募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

光庭與謀對曰封禪所以告成功當德無不被人無不懷萬國無不安今乃反懼焚秋非昭德也大興軍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贊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若遣一使名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彼旣受詔諸蕃君長聞之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又何所慮說嘆爲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程鴻臚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未幾轉黃門侍郎從巡五陵回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授瑤山往則繼城前軌各一卷以獻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見於光順門謝所以規諷意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諸臣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

者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庭以唐符命久著天下一旦改易恐貽
後世謂亟奏罷之二十年卽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縣
男時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卻曰使禍可禳而去
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無何果卒年五十八贈太師
先是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才其後士人徭衆專
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乃因行儉畏名榜無賢不卽一據資考
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而止委心腹於主事閻麟之凡所裁定
輒然呼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不平後一切奏罷
之所引進悉斥外官博士孫琬希嵩意謚爲克平帝特改賜忠
憲諡張九齡文其碑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議立壽
王稹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辭曰
諫路久絕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後有言者何以錫之帝善其讓

前中後終祠部員外郎子倚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以
治行賜金紫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孫均字君齊少
有才擢明經爲諸暨尉表服建封濠壽團練判官贊討李希烈
勞加上柱國襲祖爵遷累膳部郎中荆南行軍司馬就拜節度
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脇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
賊望風奔却加吏部尚書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元和三
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俄轉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進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
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蕭嵩瑀裔孫祖鈞高宗時有才舉任諫議大夫常諫盧文操盜
庫太常工爲宮人通訊皆滅死遷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至中
書舍人父瓘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嵩少無學術美鬚髯儀

觀偉麗神龍初始調治州叅軍刺史桓彥範待以殊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景雲初擢禮泉尉嵩有僚壻陸象先先已貴顯引爲監察御史相者夏榮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及爾爾貴而且壽俄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入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會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延紇殺涼州王君奭河隴大震帝擇堪任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梁州事封蘭陵縣子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幕府張守珪瓜州刺史完樹厓烏懷保邊人時悉諾邏恭祿爲健噬邊縱以反間贊普果誅之代以悉末明守珪拒却之嵩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戰祁連城自晨迄晡敵大潰斬其副將露布至帝大悅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官其一子恩碩莫比十七年進兼中

書令自張說罷令缺者四年嵩始居之然常遙領河西在公愼
密人莫見其際加集賢殿學士兼修國史進金紫光祿大夫封
徐國公常薦韓休同位休不相假借至校曲直帝前乃請讓位
帝眷嵩厚皆罷之授嵩右丞相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
師李林甫忌之坐賂中人牛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官請老詔
可家本饒財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復好修煉年踰八十薨贈開
府儀同三司華爲人謹重方雅有家法天寶末歷工兵二部侍
郎祿山逼守魏州間道奉表應郭子儀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入
魏破械出之魏人德華爭詣光遠乞留卽授刺史及思明南下
子儀懼復失華表光遠以名置軍中相州兵潰還朝降秘書
少監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李輔國求爲宰相華拒之輔

國怒會肅宗寢疾矯詔罷爲禮部尚書元載希意復貶峽州司馬卒二子恆悟從父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敵曲折詔領突厥衆擢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與戰敗績以於國有雅舊高宗切責貸死流桂州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共事積功遷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奭召爲判官甚委信之肅宗鎮河西復任軍政在職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西涼州別駕知留後事俄代爲河西節度使二十四年遷朔方行軍大總管代者崔希逸復薦其在河西時奇事省用倉庫充積器械犀銳動以鉅萬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封隴西郡公賜實戶二百張九齡罷拜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省事遙

領河東副大使與林甫同知政唯唯恭愿與時浮沉惟務謹身
一無損益前後錫與緘度不用百司諮決輒曰如令式不爲許
可帝知時譏不歸以問高力士對以起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
不以爲然明年加封幽國公贈其父意禮部尚書祖會涇州刺
史俄又進侍中兼兵部尚書改官名加左相卒年六十八贈尚
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李適之故太子承乾之孫始名昌性強幹真率神龍初擢左衛
郎將開元中遷通州刺史以辨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薦諸朝擢
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陞河南尹政不苛細爲下所便時穀洛
歲暴詔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
石著功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上疏祖以罪廢葬
禮有闕請歸瘞昭陵域中下詔追封父象進官伯父厥及亡兄

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行道
咨歎俄名爲刑部尚書天寶元年拜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林
甫爭權不協性疎漏不及林甫陰賊常好謂適之曰華山產生
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他日爲帝言之帝喜以問林甫
對曰臣知之久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會難以穿治故不
聞帝惡其輕率薄之益以林甫爲愛已由是誣構適之所善隴
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
宗皆得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罷政事見散職以爲太
子少保欣然日與親故歡會賦詩自謂免禍俄復坐韋堅貶宜
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夷經過陰被詔殺堅等適之大懼仰藥自
殺生平雅好賓客飲酒至斗不亂晝決公務夜卽宴賞庭無留
事率以爲常

韋見素字會微涑子見素質性仁厚及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累遷庫部員外兵部郎中諫議大夫歷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繩糾吏治所至畏肅還遷給事中檢校工部侍郎擢左丞天寶九載轉文部侍郎爲人仁恕長者性不忤物有所勾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雨潦閔六旬上謂宰相非人時吉溫方得幸欲用之楊國忠以爲祿山所厚方與爭寵懼奪其權沮止之謀於其黨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仍知門下省事深德國忠引用不能有所執正及與爭祿山反狀痛哭流涕帝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見素奏以蕃將代漢將難將作矣帝令中官袁思藝傳旨曰姑忍此朕徐圖之反後從帝幸蜀國忠被殺

兵傷其首。衆喧言毋害韋公。始得免禍。帝令壽王賜藥傳卽次。巴西諸兼左相至蜀。加光祿大夫封國公。與一子五品官。肅宗立。命持節奉傳國璽。并問宣揚制命。臨行語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自今如釋重負。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子諤與賈至充。而使判官謁見於順化郡。肅宗知其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審言於帝。昴之示兆。祿山將死矣。帝問是何日月。答曰。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決於明年正月甲寅。又問何因而死。答曰。五行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配。木火之母。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二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後所言皆驗。明年三月至鳳翔。轉左僕射。罷知政事。帝駐蹕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焚燬。亟欲招

懷士心據到捕官一切僞濫不加檢復奏宜明列條綱以爲持
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選者猥集補署無所日訴于朝乃追行其
言拜太子太師入蜀奉迎太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
戶上元初有疾致仕實應初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忠貞四子
謬歷京兆府司錄參軍方陳玄禮誅國忠軍尚不解請併殺貴
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謬頓首出血曰願陛下割恩以安社稷帝
始寤賜妃死軍乃大悅擢御史中丞爲置頓使凌晨將發將士
又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請之河隴又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
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謬大言兵少不能捍賊還
京非萬全計今且至扶風徐圖去就帝然之與兄偶皆終給事
中弟督祕書丞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大理評事

國少孤貧志尚閭閻自負文藝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立功成名之心開元中搜訪遺逸以鈐謀射策授執戟郎頗不遂志京尹蕭奭薦爲會昌丞遷司勳員外郎國忠領劔南奏授郎中兼左司馬知留後事初聞國難潛使人探知有行幸之計帝猶在道先除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充劔南節度使乃增修城池處置館宇儲備什器及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甚加賞嘆卽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餘如故玄宗親制遺愛碑以寵之俄賞寶冊回至行在還京拜中書令策勳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適相州失利軍廻所在剽掠乃棄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遷太子詹事李光弼奏授懷州刺史改汾州皆以治行稱拜揚州長史在鎮六年諸朝京師吏民乞留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左

僕射知省事加集賢殿崇文館二學士薨年六十四輟朝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李麟太宗再從孫父濬開元初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歷就潞二州皆以誠信待物號良吏擢益州長史劍南節度按察使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成麟好學善文辭以蔭補京兆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員外吏部郎中改諱議大夫充河西隴右積西等道黜陟使遷給事中轉兵部侍郎權禮部貢舉楊國忠嫉之出爲河東太守爲政清簡民又稱之祿山反麟以儒者不能禦侮還拜國子祭酒封渭源縣男後奔赴蜀拜戶部侍郎兼左丞未幾遷憲部尚書時宰相俱赴肅宗行在麟獨留總百司事至德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皇還京論功加金紫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

爲人守正不阿李輔國不悅罷爲太子少傅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有所編皇唐以來制集五十卷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父融武后時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琯少好學及長風度沈整有德器識者稱之爲王佐才初蔭補弘文生父貶死高州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接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上宰相張說奇之奏授校書郎爲盧氏令入拜監察御史坐訊獄貶睦州司戶復歷慈谿宋城濟源三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初拜主客員外郎中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玄宗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置百司區署以琯雅有機算詔總經度疏嚴剔數功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鄆郡狀風復多遺愛遷憲部侍郎幸蜀馳至普安謁帝喜甚以素有重名卽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同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時事以忠義自奮籍索賊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傾意待之機務咸與參決從容救免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獨斬李承光又言陛下卽位人未見德而寵第五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尋復自請將兵以收京師帝望其成功必有過人者詔爲持節招討兵馬節度等使卽以思禮及鄧景山爲副李崱爲行軍司馬宋若思賈至魏少游爲判官劉秩爲參謀分三軍以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慙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而身率中軍爲先銓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北二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癸卯率南軍復戰又大敗希文慙皆降賊其所用皆古戰法以車二千乘騎步夾之賊及投劔縱

火乘風鼓噪牛悉懼衆人畜焚死凡殺四萬有餘殘衆才數千不能軍還走行在入見肉袒請罪帝以用兵本非增長李揖劉秩等又皆儒生未嘗更軍旅內雖恨而眷顧尚未衰會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帝命正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瑄除以攝職進明銜之因譖陛下中興當用實才瑄性疏澀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問何故對曰頃陛下爲皇太子惟憑撫軍監國而瑄爲上皇建議付陛下以朔方河東北空虛之地永豐二王反統江淮劍南四節度此於上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原其立意冀在多樹私黨身不失息帝入其語崔圓自蜀來朝瑄易之圓厚結輔國不淹日被寵瑄復稱病不朝與所善諫議大夫李何忌高談又寵琴工董延蘭出入藉勢數招賕謝皆爲司憲所劾不欲以惡名錮何忌託被酒入朝貶之帝怒叱瑄就第罷

爲太子少師還京封清河郡公乾元元年下詔暴其罪出爲邠
州刺史時武將領職法度廢弛至則舉陳令式糾治館舍公私
稱便名拜太子賓客歷禮刑二部尚書出吏晉漢二州刺史卒
年六十七贈太尉子孺復終容州刺史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
調萬年令附王叔文貞元末歷容桂二管經略觀察使族孫式
擢進士辟李泌陝西觀察從事遷起居郎再除忠州刺史韋臯
表移蜀州性便安比劉闢爲劉備高崇文保貸之復除吏部郎
中拜給事中令使河北解和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還
對稱旨還陝號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索餉軍民不能
具式奏歲凶人勞得免都鄆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
常侍

崔渙玄暉孫白少博綜經術善談論居父喪方十歲毀悴如成

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遷試彞尊銘調者千餘嚴
挺之獨稱爲清廟器遷司門員外郎以不附楊國忠出爲巴西
太守帝西狩迎謁于道悅其古奏忠懇詳明理要恨相見晚會
房琯亦薦卽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肅宗立與見素等同資寶
冊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
遺逸坐不避親故惑於聽受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
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轉大理卿
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侍制益尚簡淡不交世
故頗爲時望歸重遷御史大夫論元載與中官董秀蟠結罔龍
代宗言載雖乏重慎然協和中外亦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由
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宜明制度
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逆繫恩爲怨附下苟容臣所

宋諭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
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撻以非詔遣左丞蔣渙按實貶道
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

冊曰大難方興必藉壯猷虛名忘實禍豈有瘳三數具臣
供奉則優舊紱敗轍何足爲謀